

## 紀念與隨想

### ——懷念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三位已故專家

王玉良

**內容提要：**本文作者通過許多古籍善本工作細節描寫，滿懷深情地記錄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趙萬里、陳思惠和冀淑英三位已故專家的崇高為人及動人事跡。

**關鍵詞：**古籍善本 趙萬里 陳思惠 冀淑英

時光荏苒，世事滄桑。

先賢功業，誰與評說。

我館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冀淑英先生仙逝十週年，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擬編發有關紀念文章。我接到徵文函後，心焦意亂，百感叢生，竟遲遲不能動筆。追憶幾十年往事，真不知從何說起。

我1965年調到善本組，於1996年退休。因住家離館較遠，加上又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工作了七年（後因眼疾纔歸家休養），所以和館裏聯繫很少。遇有事情，就找當時的善本組組長程有慶同志，從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聯合編印《芸香閣叢書》的信息，就是從他那裏得知的，並贈送了我一本《冀淑英文集》，讀後很受教益。這次為寫此文，又重讀一遍。回憶往事，引起許多聯想。我深深地覺得，國家圖書館善本藏書能有今天的成就和發展，與已故的趙萬里、陳思惠、冀淑英三位先生畢生的努力奮鬥分不開的。他們三人分工協作、各擅專長，給善本組採訪編目、書庫管理等多項工作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今天我們紀念冀先生，順帶也就談談提攜培養她的老師趙萬里以及與她共事幾十年的陳思惠先生。我不揣孤陋，以自己的親歷和感受介紹一點兒三位先生的為人及事跡，相信年輕同志會從中得到一些啟發和教育。

#### 一、秀木招致疾風摧——紀念趙萬里先生

國家圖書館建館已屆百年，且以其豐富的文獻典藏而享譽世界。回顧圖書館百年建設的歷史，曾出現過兩大高峰期：其一為1931年天津街新館落成之際，館舍優美宏偉，設施功能齊備，加之豐贍的館藏，使北圖從此躋身於世界著名大圖書館之列。惜為時不久，因日寇侵華戰爭，大批善本文物南遷；接著是八年淪陷，從而走向低谷，

直到抗戰勝利纔逐漸得以恢復。其二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形成第二次高峰，北圖得到全面大發展。以善本藏書為例，全國聞名的晚清“南瞿北楊”兩大藏書樓，以及翁同龢、傅增湘、周叔弢、鄭振鐸諸名家藏書相繼入藏我館。幾年之間，館藏善本在數量和質量上得到極大的豐富和提高。縱觀善本藏書的發展，它是與幾代專家學者艱苦卓絕的努力分不開的。在開拓善本搜訪和整理編目方面，繼繆荃孫、徐森玉之後，趙萬里先生成績卓著、獨樹一幟。

趙萬里先生在東南大學師從吳梅大師學習詞曲，頗有造詣。1925年來到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做王國維助教，從而改學整理校勘古籍，研習版本目錄之學。1927年王國維投湖自殺以後，趙萬里次年轉入中美教育文化基金會辦的北海圖書館。該館於1931年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合併為文津街新館，趙萬里隨之成為新館善本部善本組組長，後來接替徐森玉成為善本部主任，從而成為知名的青年學者。他曾被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特約研究員，與浦江清合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後又任該報“圖書副刊”主編。此外，趙萬里又陸續在北京大學以及清華、中法、輔仁、中國等大學兼課，講授詞史、金石、版本、目錄之學，所教學生不可勝數。

趙萬里1928年入館（合併前的北海圖書館），直至1966年遭迫害癱瘓臥床，在國家圖書館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經歷了兩大高峰時期。他一生兢兢業業躬親採訪工作，結交南北各大藏書家以及書坊廠肆書商，與他們結下友誼並取得信任，使他們心甘情願地把珍貴的收藏或慷慨捐獻，或優先出售給北圖。其中以周叔弢先生家藏捐獻全部善本最為典型，其他還有傅增湘、趙元方、鄭振鐸等先生。他們生前都曾著文表達過珍本要給國家公立機構的心願。

趙先生任善本部主任幾十年，始終置身於半地下室善本書庫的一隅。除外出採訪或其他領導事務外，他親自編目、審片，並用八紫二羊小楷筆，為編好的每一種書題寫蠅頭小字的掛簽。對重要的宋版書籍，他親自過問裝修、做楠木盒等事，以求妥善保護。為珍貴書籍裝裱選擇書皮用紙和做木盒時，他強調要有高雅風格，以彰顯善本書的品位。

趙萬里先生對國家圖書館貢獻巨大。早在1933年，由他編輯的四卷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首次刊印出版；1959年又主編出版了八卷本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1960年，他總結幾十年教課和研究中國雕版印刷的成果，編出大型的《中國版刻圖錄》，成為當時重點的權威科研著作。此外，他還有不少列入計劃的課題以及有待整理的史學、詞曲、輯佚等研究項目，都準備著手完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暴突然襲來，攪得全國天翻地覆。趙萬里被掛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多次遭到批鬥、辱罵，關進牛棚，強制勞動，終於因高血壓、心腦血管疾病不能得到醫治而癱瘓臥床。1980年，趙萬里先生病逝於北京，享年76歲。他的出眾才華，最終未能得到充分地施展。

## 二、孜孜矻矻終一生——懷念陳思惠先生

除趙萬里之外，再一位對國圖善本收藏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是陳思惠先生。他也

是1931年新館建成前入館的元老。幾十年來，陳先生一直負責善本書庫的保管工作，以館為家，愛書如命。他是徐森玉主任選中的善本書庫“保護神”，大家對他有口皆碑。新中國成立後曾被評為“勞動模範”，受到文化部的表彰。作為組長，他分工主管書庫和閱覽工作。書庫的工作既重要又繁瑣：包括安全保衛，開門封門，衛生除塵，日常閱覽提書、還書，以及修書做套，提供拍照縮微膠捲及出版社影印用書等等。因人手少，陳先生幾乎事必躬親。每年雨季，因庫房陳舊，主樓的乙庫多處漏雨，修繕無效。他每天通風，留心天氣預報，用盆盆罐罐和塑料布接遮漏雨處，從沒有讓書籍受到損失。陳先生平時對人極和藹嚴肅，人稱：不怒而威，不飾而雅。他對珍貴善本用書嚴格要求，從不講私情。有一次發現某出版社擅自拆掉書的裝訂綫，拍照後重新訂好歸還，但這種俗手的裝訂，如何能瞞過陳先生的眼睛，他嚴厲批評出版社的行為，又找館裏老師傅把書重新訂好。此後，該出版社再借書就必須派人去監督。讀者閱覽善本，不管是熟人或是有多大來頭，都要遵守愛護書的要求，絕不徇私情。陳先生愛書勝過生命，做事嚴肅認真，為保管好善本書做出了巨大貢獻。

陳先生實際上還是一位不為世人所知的書法家。他的辦公長桌上永遠擺放著兩方硯，一方是白玉硯，用以研硃砂等彩墨，以便在修復好的庫藏青書面上寫字、題書名或標注冊次；一方研黑墨，在日常工作之外，靜下心來用他那段莊工整的歐體楷書，為裝裱一新的幾千軸《趙城金藏》或卷軸寫經題寫書簽。這是許多書法家不敢動筆的。那些古老珍貴的卷軸佛經貼上陳先生工楷題簽，古香古色，渾然一體，真可與唐人寫經或金代刻經同歸不朽了。陳先生年輕時還抄補過書中缺葉，寫過貼在藍布書套上的圖書卡片。每次辦書展，都是陳先生書寫說明，他的字得到觀眾的稱贊。

對於善本書的鑒定，陳先生注重紙張刀法，講求筆力遒勁與虛弱之分，這些需要有很深的經驗積累，初學者是難以掌握的。記得1965年購進陳清華所藏的一批著名的善本，其中有一小冊《友林乙稿》，書單上寫為宋刻。陳先生清點時提出紙墨不像，最後對比清康熙翻刻本，證明二本相同。因是幾箱子書一整批購進，此小冊當時或有所忽視，點交時得以更正。

陳先生擅長鑒定抄本。他潛心研究明清藏書家的抄本書和名家批校題跋的真偽。這是獨到的工夫。對於藏書印鑒文字的辨認和印章印泥的真偽識別，陳先生有幾十年目驗和對比研究實踐經驗。這些都是作為版本鑒定工作必備的功夫。可惜今天能學習、掌握和繼承此道的人太少了。

我和陳恩惠先生相處時間較長，受他的影響較深。他希望一個人要踏實守本分纔好。陳先生一生孜孜不倦，矻矻操勞，從不張揚，說話含蓄謹慎，決不容亂說打詬語。

陳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被抄了家，未被關進牛棚和強迫勞動改造。但到1969年林彪下發一號命令，要求疏散老弱病殘離開北京。陳先生六旬開外，與妻子及由他贍養的寡嫂三人疏散到湖北丹江口幹校，領導派我護送他家及另一家夫婦從前門站乘文化部下放人員專列火車去湖北。當台站臺上、車上哭聲一片。陳先生夫人及老嫂從未離開過北京，也是第一次坐火車。三年以後，陳先生隻身一人從丹江口回到北京，其妻、嫂兩位老婦人永遠地長眠於他鄉。陳先生因身體尚好，又上了幾年班，至1984年退休，於1991年病逝。

### 三、桑榆晚照彩霞明——懷念冀淑英先生

冀淑英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專家，也是趙萬里先生的弟子。1945年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始編製所購之李盛鐸木樨軒藏書目錄，特聘趙萬里先生指導工作。參與編目的冀淑英先生由此認識了趙萬里先生。冀淑英是輔仁國文系畢業生，具有一定的文史和版本目錄學基礎知識，因勤謹聰慧而成為趙萬里中意的學生。1948年李氏書目完成後，趙萬里遂即邀請冀淑英到北平圖書館善本部做編目工作。那時北圖亟待編目的善本書數量很多。有抗戰期間在上海收購陸續運回來的，又有新購到的楊氏海源閣藏書。根據趙萬里的要求，善本編目的著錄項目很細，書名、著者、版本基本著錄必須準確無誤，而卡片背面的附注項，要求注出各項的著錄依據（摘錄序跋、題下項有關的文字。如著者傳略、刊刻人、時、地等相關文字）以及行款版式、刻工、紙墨、牌記、批校題跋、藏書印鑒等項，並要參照其他舊書目，詳加考正。這樣做，就使古籍編目工作有了比較科學的依據，而不再是傳統的簡目編法和鑒定版本的那種玄奧不可言傳的“望氣”功夫了。趙萬里先生以從王國維那裏學到的注重科學考證的治學方法，對冀淑英悉心指導。薪火相傳，冀淑英在他的指引下，善本編目的能力逐漸提高。尤其是建國後的幾年，大批全國各大藏書家的珍本、善本書匯入北圖，冀淑英在編目實踐工作中刻苦鑽研，大大開擴了眼界和學識，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南方運回的和建國後新入藏的善本的編目任務。1959年出版的八卷本《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正是其工作成果。另外，冀淑英還為趙萬里主編的《中國版刻圖錄》做了一些輔助工作。關於這部書，《冀淑英文集》中有兩處明確的記載：

1. “趙萬里先生主編的《中國版刻圖錄》這是一部大型的反映中國雕版印刷發展的圖錄。特點在於將歷代現存的有代表性的書籍，按時代，按地區編排，展示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刻版印刷技術的發展特點。其中也引證了不少刻工資料。我在這項工作中協助做了部分選書工作，也學習了很多。”（《我和中國版本學》）。

2. “1959年為建國十年大慶，先生主編《中國版刻圖錄》，收錄唐代迄清書版五百餘幅，按版刻時代和出版地區編排，系統地介紹我國雕版印刷的起源和發展。先生撰寫各圖版說明，考訂詳審，又撰序言，等於一篇濃縮的中國印刷史。此書在196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保護古籍、繼往開來》）

冀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對善本編目工作的專一的熱愛和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精神。她對編目成果的“北圖善本編目草片”（亦稱為底片）極為珍視。每次編完一種書，她總是把草片交給趙先生審訂，各項著錄無誤後，纔刻鋼板油印卡片。冀先生常說，從分類排序可以反映藏書目錄的學術性（當然對過去單純強調的中科舉前後和是否中科舉為序，一直存在爭議），因而非常重視館藏善本分類目錄的排片工作。每當有新編目的書，她都親自按“四庫分類表”和有關的“排片規則”，排比先後，次第排序，從不馬虎。

冀淑英對趙先生始終是以師禮相待的，包括向外人做介紹。生活上經常幫助趙先生搞衛生、打水，冬天幫助穿大衣等。有時幫助提醒做一些事情和開會時間。每

次趙先生給大家講課，都由她擔任助教寫板書。生活上、工作上互相關照，相處得很和諧。

“文化大革命”中冀淑英先生也曾受到沖擊，遭到造反派多次批鬥，好在沒有被關進“牛棚”。在社會上掀起“抄家”高潮中，全市大量被抄沒的古籍、碑帖等，許多都集中送到北圖柏林寺分館。書的數量很多，優劣不等，館裏就派冀淑英先生和丁瑜、吳景熙等人每天直接到柏林寺分館，從亂書堆中挑選符合善本標準的書籍，將它們登記造冊，另行保存。為能更多地搶救那些有價值的圖書，他們不顧疲勞，甚至帶病工作。當年送到北圖的抄家書，包括李一氓、章伯鈞、孫照三家，每家都有二、三百種以上，這些書經過登記造冊後，都送到北圖善本書庫妥善保存，還由當時北圖革委會將接收清單送回原抄家單位存檔。這三批書在北圖存放十幾年，直到“文革”結束，落實政策時，由原藏書人或其家屬，按清單核對原書無誤後，歸還給了原主。李一氓藏書有一部分善本經他本人捐贈了北圖。這是冀先生等人在“文革”中搶救善本書所做的重大貢獻。

1969年，廣大幹部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冀先生隨北圖大批人員下放到湖北省咸寧地區文化部幹校。經過幾年的農村勞動鍛煉，1973年又隨館裏大批人員返回北京。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家纔逐漸安定。圖書館各項業務也逐步恢復。1977年國務院負責人召集國家文物局和北圖負責人，傳達了1975年周總理在病中所做的“要盡快地把全國善本總目編出來”的重要指示，接著國家文物局召開編輯《全國善本總目》的籌備會。趙萬里先生因病在家無法工作，故聘為名譽顧問；同時決定聘任顧廷龍為主編，冀淑英、潘天禎為副主編，並組成相關機構。從此冀先生身肩重任，脫離北圖善本組的工作崗位，置身《全國善本總目》的編輯工作，直到1995年這項工作全部完成。退休前兩年，冀先生為培訓善本部青年的業務學習，做了題為“百川歸海，蔚為大觀”的業務講座十五講，系統地介紹了館藏善本書的來源，以及各大藏書家所捐善本的特色和這些藏書家的人品學識，為培養接班人殫精竭慮，用盡最後的力氣。冀先生1998年退休（時78歲），於2001年因突發腦溢血逝世，享年82歲。

作為《芸香閣叢書》之一的《冀淑英文集》，編輯得很好。此書如一幅織錦，是冀淑英用一生心血織出來的，而且她還把金針傳給了後人。學習冀淑英的文章，可以掌握許多善本書的基礎知識以及工作的技能和方法。此書對我來說，有三點感想：



自左至右：冀淑英、顧廷龍、潘天禎

一是冀先生1998年4月退休之時親筆書寫的“為學不作媚時語，實踐方能出真知”這兩句名言，包括著豐富的內涵。這是夫子自道，是她總結人生的感言；也是對青年的寄語，希望青年做正直有真才實學之人；或者是對社會上一些營營苟苟、投機取巧等醜惡現象的針砭。

二是此書的編者用了極大的精力將冀先生最後的十五堂講座的錄音整理成文，公開發表。不僅使冀先生著述永遠地保存下來，流傳久遠，也使得更多的人受到教益。

三是時年九十二歲的王紹曾前輩不僅為此書精心撰寫了長篇序文，還“附錄”了他與冀淑英先生往來的書目、版本問答通信14通，處處在在表現出前輩學者熱心善本古籍事業及二人之間深摯的情誼，實令我輩感動之至。

#### 四、結束語

以上所談是善本部三位已故前輩先生的簡要事跡及我個人的一點兒感想。在學術研究方面，趙萬里研究的領域很廣泛，也積累了很多的研究資料，可惜他在身體和精力都很旺盛的時候，卻突遭打擊迫害致病而亡，否則會有更多的學術成果。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的遺憾。陳恩惠先生平日祇重言傳身教，固守“述而不作”原則，未能將自己的學識經驗加以總結，形成文字貽留後人，也是十分可惜。冀淑英先生在完成《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和以十餘年心血完成周總理遺願，編輯出版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之外，能在生前將相關的學術著作，親自做了總結，並得以在《芸香閣叢書》中結集出版，實在是可喜的事。我輩生不逢時，因種種原因未能親侍三位先生左右，得到多些薪傳炙教而深感遺憾，聊以此點滴感受和衷心敬意，寫此文以為紀念。

難忘悲歡卅載情，今身但為古人鳴。  
突兀再建芸香閣，神佑典籍防蠹虫。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善本組）